



## 院子裡的葡萄樹

□楊小霜

伯娘家有一個院子，在堂屋的前邊，采光十分好，院子裡種着一株葡萄，這株葡萄是伯伯從很遠的地方帶回來的，起先大家都以為這株葡萄活不了，誰知第二年春天時這株葡萄樹便接二連三地長出了新芽。

不過短短幾年時間，這株葡萄便爬上了院子一旁的屋頂，屋頂的下面是姐姐的臥室。我已經好些天沒在村子裡見到姐姐，听母親說姐姐為了給窗戶前的葡萄串套袋，不小心摔傷了腿。

自從姐姐摔傷了腿以後，伯娘家的院子就冷清了不少。我們開始轉移玩耍的地方，比如在木油樹底下下象棋、跳房子、跳皮筋，越是臨近秋天，我們就越是想念伯娘家的院子。

母親炖了一大鍋臘豬腳，讓我給伯娘家的姐姐送一碗過去。我正愁找不到去伯娘家的借口，便立即答應了。還未到門口時就聽見伯伯的吼聲：“那株葡萄留着干嗎？整個屋頂都要被它填滿了不說，還讓蕊蕊受了傷！”我站在門外不知所措，透過門縫，我見到了拄着拐杖的姐姐朝我走來。姐姐的一隻腳打着石膏，另外一隻腳穿着拖鞋，她十分費力地為我打開了門，然後露出一個尷尬的笑容說：“快進來吃葡萄吧！”

“姐姐，是伯娘趕場買的葡萄嗎？”我小心翼翼地將臘豬腳湯端到了姐姐家的廚房裡。

“嗨！這個季節的葡萄貴，伯娘怎麼舍得買給我，你自己去院子裡看看不就知道了。”

伯伯家院子裡種的那株葡萄樹十分高大，這株葡萄樹把他們家院子的牆壁、窗戶、陽台、房頂都圍了起來。每逢暑假，伯伯家的院子都是最熱鬧的，這些熱鬧都是整個村莊的孩子賦予的，但只有伯娘知道，這些熱鬧是源於這株葡萄樹上掛着的葡萄。

我們大多數時候都在樹下玩數葡萄遊戲，不是數有多少顆葡萄，而是數有多少串葡萄。伯娘把這些葡萄照顧得太好了，因此從未有入能夠準確數出這株葡萄樹到底結了多少串葡萄。

“別傻站着啦，院子裡的葡萄可多了，剛好你能幫着你伯娘吃几串呢！”姐姐在我的前面走着，還沒有走進堂屋就看見了站在梯子上的伯伯。伯伯一個人站在樓梯上，憤怒地剪着葡萄的藤蔓，嘴裡還不停地吼着，彷彿這茂盛的葡萄樹跟他有不共戴天之仇一般。這些葡萄被伯伯用力地撕扯着，院子裡已經堆上的一層葡萄葉和七零八落的葡萄串。但伯伯仍舊沒有放過這株葡萄樹的意思，他發了瘋似的用剪刀剪着葡萄樹的側枝。

伯娘坐在屋檐下，並沒有去撿拾那些被伯伯蹂躪到地上的葡萄。伯娘靜靜地坐在背篋前，這里面裝了滿滿一背篋的葡萄串和葡萄葉子。伯娘的目光朝着葡萄樹的根部，竟然微笑地吃起了這些還未熟透的葡萄。我站在伯娘的背篋前，挑了一顆又大又圓的嘗，一股酸味從我的口腔蔓延至喉部。我知道，以後整個村莊再想一起玩數葡萄串的遊戲就成了一种奢望。

那一刻我想起了有一年的暑假，我們在小溪流裡捉蝦的時候，見着伯娘一家人出了村口。於是，偷偷溜進院子裡摘酸葡萄吃。事後因為牙齒被酸得吃不了飯，反而被伯娘取笑了很久。每逢伯娘碰見我們就會說：“走嘛，來我院子裡吃葡萄嘛！”每每聽到這句話，我們的牙齒就會莫名地酸疼。但今天伯伯架着他的木梯從院子的這頭走到那頭，將我們數葡萄串遊戲剪得稀碎。沒有人敢去阻止伯伯，但每個人的心裡都在吶喊，希望伯伯不要再剪葡萄樹的枝丫了。我們把眼光轉向了伯娘，希望她能夠挽救這株香甜無比的葡萄樹。但伯娘始終微笑着，望着院子裡越來越多的葡萄串，伯娘的眼裡含着晶瑩的淚珠，可伯娘並未停止將這些葡萄往嘴裡送，一些葡萄送入了伯娘的鼻孔，還有一些葡萄送入了伯娘的下巴。

過了好一會兒，整個院子都明亮了起來，地上堆滿了葡萄的果實和枝丫，厚厚的一層。而伯娘把地上的葡萄全部撿起堆了起來。院子角落裡的那株葡萄樹只剩下光禿禿的樹干。

姐姐把我拉進了閣樓上說：“看，原先我的窗戶上爬滿了葡萄枝丫陰沉沉的，現在陽光能直接躺在我的木床上睡覺，屋子也明亮了許多，明年夏天我再也不用爬窗戶給陽台上的葡萄串套袋子了。”

冬季的村莊四處都是刺骨的寒風，姐姐的腿傷已經好得差不多了，可伯娘家的葡萄枝丫越來越短，我們都盼望春季能夠早點兒來臨。說不定這根粗壯的葡萄枝丫能夠再次醒過來。

而掛在屋頂上的葡萄樹干在風裡一動不動，如枯死了一般，伯娘並沒有放棄這株葡萄樹，她總會把淘米水、雞蛋殼倒入葡萄樹的根部。

春天來臨時，這株葡萄樹的主干竟然再次長出了新芽。

（作者系重慶市作協會員）

## 走向秋天

□祝繪濤

立秋一過，暑熱便漸漸消退，早晨的風裡有了涼意，純藍的天空也變成了淡淡的灰色。

架上鮮嫩的豇豆變得消瘦了，做種的絲瓜在藤上挺着臃腫的大肚子；南瓜還東一朵西一朵漫不經心地开着黃花，但已失去了生兒育女的情緒；曾經碧綠的玉米秆立在地裡，一律變成了黃褐色，那是最接近大地的顏色啊！稻穗已收割了，廣闊的田裡只剩下寂寞的谷茬，而空氣裡卻飄著清新而濃烈的稻谷芬芳。大地經過孕育、生產，秋天來臨時，它要休息了。

在秋天，我總會想起我的奶奶，她似乎是一個不知疲倦的人。

她提著籃子走在稻谷收割後的田裡，也不怕那谷茬刺腳。她伸出干枯的手，拾起同樣干枯的稻穗，初秋的风輕輕吹過田野，吹動她芒花一樣雪白的鬢發，奶奶走在田野裡，走着走着就走成了一幅油畫。

綠脖的鴨子在秋天裡變得羽毛油亮，它們悠閒地站在水塘邊，用嘴呷水梳洗，脖頸優美地扭出一道曲線。它們心安理得地享受著奶奶拾來的谷穗，把綠殼的大鴨蛋下在稻田邊，奶奶每撿起一顆鴨蛋，就像撿起一顆淡綠色的寶石，她的眼睛裡有掩飾不住的喜悅和光芒。

放下裝著鴨蛋的竹籃，奶奶坐在院壩裡休息，卻又閑不住，她拿出針線篋，把那些舊衣服縫縫補補。眉豆在牆頭上探头探腦，開出了成串的粉色小花，那是秋天腮邊的胭脂。其實，奶奶也是極愛美的，衣服雖然舊，但用溪水洗了又洗，干干淨淨，平平整整，無論走到哪裡，別人都說我奶奶體面。奶奶松軟多褶的耳垂上有耳洞，左右各一個，那似乎是奶奶青春唯一的證明，證明她年輕過、美麗過。

縫補完了衣服，奶奶又去收東西。月亮一樣圓圓的大竹匾裡，裝著紅辣椒、黃玉米、黑芝麻、白扁豆、綠小豆、紫茄干……這些五顏六色的東西晒在院子裡、屋頂上，那叫“晒秋”，偶爾有不聽話的豆粒蹦出來，奶奶俯下身子撿起來，讓它們顆粒歸倉。那些糧食和蔬菜離開了大地，却走進了奶奶的視野，它們享受到了另一種愛撫，奶奶的目光如同秋陽一樣，充滿愛與溫暖。

房頂上飄出淡淡炊烟，那是奶奶在做晚飯了。她把肥厚甘甜的南瓜蒸進飯裡；她把帶著白霜的秋冬瓜做成湯，里面熬了半根臘骨頭；她把榨菜切成絲，和著紅辣椒炒，奶奶做的飯，也充滿了秋天的味道。玉米秆在灶膛中熊熊燃燒，新稻米飯焖熟了，奶奶說，新稻米飯很糯；奶奶說，老南瓜好甜，榨菜絲又干又香，奶奶只說飯菜香，從來不說生活苦。

奶奶十八歲嫁給下苦力的爺爺，第二年，她的母親就去世了，奶奶哭得雙眼都看不見了，後來一個土醫生治好了她的

眼睛；奶奶養育了四個兒子，二兒子在五歲時肚子疼，沒治好，死在奶奶懷裡；奶奶四十歲那年，爺爺為隊里拉牛耕田，牛却發瘋用角頂傷了爺爺，爺爺在醫院不治而亡，奶奶听聞消息當場昏了過去。奶奶獨自拉扯剩下的三個兒子長大，一天天，一年年，不知不覺，歲月的秋風，吹黃了奶奶的臉，吹彎了奶奶的腰，她站在枯敗的玉米地裡，我們會以為她是一根干枯的玉米秆。

但奶奶不談過去，即使談了，也是淡淡的，她不會哭泣，似乎也不悲傷，問急了，她才說：“哭有什麼用？不能給後人添堵。你看，秋天一到，庄稼都枯了，秸秆都燒成灰回到土裡了，人也一樣。”是的，人也跟庄稼一樣，都要走向秋天，走向那廣闊而深沉的土地。所以，奶奶也從不畏懼死亡，她常對我說：“二妹，如果我死了，你們都不會夢見我，我不會來打擾你們的。”

我不相信奶奶會死，奶奶雖然老了，但她走路總是小跑，我都追不上她。回老家要翻越一座山，她總是走在我前面。然而，不知是哪一年，我和奶奶回老家，翻越那座山的時候，她突然對我說：“慢點，我走不動了！”我吃了一驚，放慢了腳步，要知道，以前气喘吁吁跟在後面追趕的那個人都是我呀！

從那以後，我開始有了隱隱的擔憂，我開始害怕秋天的來臨，害怕看見棗樹開出青黃的小花；害怕看見芒草抽出淺紫色的穗子；害怕看見眉豆花鬼鬼祟祟地爬上牆角……然而，正如發芽抽枝一樣自然，衰敗枯落同樣不可抗拒，有一天下晚飯後，奶奶和三叔一家聊著天，她突然感到非常不舒服，便躺到床上休息。

“你去把老大和老幺叫來，我有話對他們說。”奶奶用虛弱的聲音對三叔說。三叔連夜來到城裡，叫上我的父親和我的幺叔，但兄弟三人齊齊站在奶奶床前時，她却什麼話也說不出來了。奶奶就那樣靜悄悄地走了，如同一片秋葉無聲無息地飄落。她到底想對三個兒子說些什麼，誰也不知道。不過說也奇怪，在奶奶去世後，我真的沒夢見過她，一次也沒夢見過。

稻穗已經收割了，田野裡又充滿了谷粒的芬芳；鴨子們躲在田角戲水，小聲而熱烈地交談著；干枯的玉米秆還站立在風中，等著人砍伐它們回去當柴火；金黃的玉米、豆粒又被裝在竹匾中晾晒，一枚弦月爬上了天空……叮咚，我隱隱聽到了一聲響，那是一枚果實在秋天熟了，掉到了水裡。

（作者系重慶市巴南區作協副主席）



能懂的诗

## 愛情(外一首)

□李毓瑜

小区清洁工一对夫妻  
马师傅和小刘  
各做不同楼幢的清洁  
拖地抹窗清理垃圾  
难得在上班時間看見他們  
在一起  
上午买菜回家  
在七月的樹蔭下

看見他倆在一起  
扎拖帕  
正想上前招呼  
只見小刘放下拖帕  
把頭靠在馬師傅的肩上  
馬師傅伸出手  
在小刘肥碩的背上捏了捏

## 祖母的棺木

停在三合土的堂屋  
每年一次  
鎮上的油漆工  
為棺木刷清亮的漆  
棺木又厚又亮  
比她房間裡的櫃子  
床鋪椅子踏凳  
光生  
祖母每天用手  
抚摸棺蓋  
錚亮如一面鏡子  
她對着棺蓋梳頭  
在后腦勺只有大拇指  
樣的髻  
插上五月  
一朵白色的茉莉  
（作者系中國散文學會會員）

